

## 靈薄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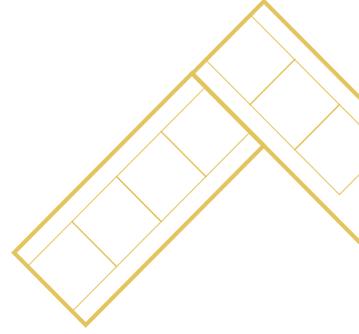
我想我有一點點難過。

爸爸常常說，他不用活太久，看到我嫁出去他這輩子就心滿意足了。他可能覺得以一個父親而言，這是一種最真切、最能表達父愛的願望，但每次聽到他這麼說，我都覺得有點生氣。我有我想做的事，而我總覺得婚姻會扼殺掉這些可能性（打出可能性三個字的時候我想到拉岡的真實層）。

我常常說我極其痛恨社會為女性設定的那些模板，你必須溫柔、善良、苗條、漂亮、貞潔、結婚，你才是完整的。只有完整的女人會被賦予話語權，有一點點違背完美，你就不是完美的，更不會是完美的受害人。

所以作為一個女生要講出傷害、說服別人相信傷害才會那麼難。

我記得在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，安親班和另一個安親班一起辦了校外教學，那個班的主任是個男的，他在遊覽車上不坐椅子，而是坐在我附近的階梯上。那時候車上大家都很快樂的在看電影、聊天，我半眯著眼，胡思亂想午餐可能會吃什麼，然後我感覺到他的手經過我的小腿和膝蓋，我詫異地睜開眼睛看他，目



光對上那雙笑盈盈的眼睛，他說，哎唷我不小心碰到你了，一邊說，手掌又摸索上我的膝蓋。他用手掌包覆住我的膝蓋摩挲，一邊笑瞇瞇的說對不起啦碰到你了。

我想我當時明確的感受到了不舒服，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資格感覺不舒服，我不想要當問題兒童，所以我閉上眼睛，撇過頭去睡覺，把那些困惑丟到地上，想忘記這件事。

後來到了目的地，他又來找我，說他看到我有防蚊液，問我能不能借他的學生擦，我遞出防蚊液給他，他說謝謝你好可愛。下午在老街，我的安親班老師拿了一個甜甜圈給我，說是那個主任要送我的，「因為他說你很可愛。」我接過甜甜圈，還是覺得非常困惑，但我再一次說服自己把這些糾結丟掉，也許他只是想謝謝我借他防蚊液吧。只是老師在遞給我甜甜圈的時候，臉上掛著複雜的表情，她沒有笑，沒有送禮物的喜悅。

有的時候我還是會想起這段莫名其妙的出遊經歷。我已經想不起來那個主任究竟長什麼樣子，也不想深究他對他的學生是不是也都那樣。但我很想用力搖搖當時的自己的肩膀，你為什麼要如此緘默？你只需要說你覺得不舒服而已，為什麼要這麼輕易的

把話語權丟掉？你明明在二年級之後就不讓爸爸抱你。

那次之後我再也沒有找回說話的能力，或者說因為不舒服的感覺太過幽微，當反應過來的時候事情往往已經結束了。我後來還是遇過很多來自男性的騷擾，包括在補習班跟蹤我的學長，在自習室外盯著我的學長，那些靠近我制服裙襬的手，那些色情笑話，但在那個當下我都陷入一種僵硬的自我質疑，那是騷擾嗎？會不會只是意外？我如果站起身來指責會不會面對更多嘲諷？我甚至想像當我說出來會得到什麼回應：你以為自己多漂亮？性騷擾？笑死人。因為我不是完美的受害人，所以我選擇假裝什麼都沒發生，在那些黃色笑話又飄過來的時候關上耳朵，這樣會輕鬆很多吧。忍受這一切有點難受，但忍耐讓大家都比較好過。

這是一個惡性循環，女孩子被教導要當個好相處的人，要懂得察言觀色，於是我們在世界的臉色中逐漸失去自己的形狀。我們不分青紅皂白的把自己塞進「女孩子」的標籤裡，痛苦跟困惑很多，但是我們是女孩子，當我們成為這張標籤上的一個符號，一切的努力都顯得很徒勞。然後我們就陷入話語權被剝奪的輪迴，不斷失語，不斷自我質疑。

我恨自己總是在事情的當下腦袋空白，什麼自我主張什麼女性主義，其實都是很空泛的框架論述，沒有什麼實質的保護效力。時間過去，我已經快要十八歲，但我還是非常懦弱軟爛。

前陣子爸媽去逛生活百貨，回來的時候帶了一個小小的金屬瓶給我。我仔細端詳那個粉紅色的瓶子，瓶身印著俗氣的蝴蝶圖案，寫著這罐body protector是辣椒水做的。媽媽說，這是防狼噴

霧，要隨身攜帶，好好保護自己。我聽了媽媽的話把噴霧放進書包側邊的夾層，那是一個沒辦法快速抽出的夾層，但我想即使事情真的發生我也不會記得要拿出來噴。然後像今天這個夜晚，我又拿出來把玩，我發現那個噴霧的按鍵很緊，我需要雙手疊在一起用力才能按下去。把噴霧丟回背包之後我為自己的荒謬大笑，我跟紅腫的手指說，你很沒力，超遜的，但這不是你的錯，因為在這個結構性厭女的社會下，在這個女性負有原罪的靈薄獄中，我們要面對的這些難過的事從來就不是一瓶防狼噴霧可以化解的。

# 楊雅晴



## 個人簡介

桃園人，二〇〇六年生，現就讀武陵高中。和許多女高中生一樣，喜歡貓咪和睡覺還有和貓咪一起睡覺，喜歡閱讀但又不敢說自己喜歡文學，因為怕自己其實根本不懂文學。夢想是像楊照說的，成為以知識的力量去介入並影響社會的知識分子。

## 得獎感言

有很多事情我長久以來都還不確定該怎麼處理，所以選擇置放在記憶陰暗的角落。用非常直白、幾乎沒有修飾的文字把一些事情記錄在這篇文章裡，藉此慢慢練習說話的方式，找到直面生命的力道。

得知得了獎的第一反應是開心，第二反應則是制止自己表現的太開心，因為我怕看起來太小人得志而被討厭，而且我希望大家都開心。

感謝評審老師，感謝半夜跟我聊天的朋友小魚，感謝路邊的街貓，感謝構築起這個世界的一切。

「靈薄獄」的意思是「地獄的邊緣」，陳述一段女孩成長過程中疑似遭受性騷擾的故事。全文雖搭上了社會議題「me too」的便車，卻能節制煽情，以冷靜理性之筆描述不堪的經歷，在凝視中用距離洗滌殘忍，每每意在言外，淬鍊出作品的高度。全文流暢，隱喻恰當，雖然調用了拉岡的書袋與陸劇《不完美受害人》，然而作者始終緊扣對於女性主體的探問，結語「我們要面對的這些難過的事從來就不是一瓶防狼噴霧可以化解的」更是妙筆。



AWARD  
LITERATURE